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

上回書說了軍機的樂處，如今再說軍機苦處。有個御史叫做汪占元，是浙江人氏，有天要遞個折子，那時老佛爺已住在園子裡去。這個園子在西直門外，單有一條大路，直接這園子，兩旁都是參天老樹夾著桃李梅杏，又有許多楊柳。到得春天，紅是紅，綠是綠，真是天然圖畫。那時堅冰未解，地凍天寒，一路上不過枯木樅櫟而已。汪御史坐上車子，出了西直門，徑奔園子而來。那刮面尖風常常從車帷子裡透進來，汪御史雖穿了重裘，也不禁肌膚起粟。及至到得園門口，汪御史下來了，趕車的把車拉過一旁。汪御史整了整衣冠，兩手高擎折盒。進了園門之後，一直甬道，有座九間廣殿。這廣殿正門閉著，旁門開著。汪御史由旁門進去，到了奏事處，口稱：「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汪占元，遞奏封事一件。」隨即在台階底下跪了下去。值日太監接了盒過去。汪御史朝上磕了三個頭，站起身來，退了三步，一直走出來。

這才留心四望。只見奏事處對過有三間抱廈，窗櫺上糊的紙已經破得不像樣子了，門上用紅紙條貼了三個字，是「軍機處」。汪御史心上一凜，曉得擅進軍機處，無論什麼皇親國戚都要問斬罪的，因偷偷的立在抱廈外面，仔細端詳。只見裡面共是三間：一間做了軍機處王大臣起居之所；一間裡面有幾副板牀，都是白木的，連油漆都不油漆，擺著幾副鋪蓋，想是值宿章京的了；那一間不用說，是達拉密章京及閒散章京起居之所了。心中暗暗歎道：「原來軍機大臣的起居不過如此！」

園裡雖說是森嚴禁地，有些做小買賣的也可隨意進來。太監們及有官門執事的，為著就食便當，所以不肯十分攔逐。看官們試想想，那些做小買賣的有什麼斯斯文文的，自然是嚷成一片。少時，看見兩個蘇拉，戴著紅帽子，跑出來高聲說道：

「王爺、中堂們為著你們這兒鬧不過，叫你們一起滾出去。要不然，要送你們到衙門裡去打板子了。」說罷，有一個蘇拉手裡拿著根馬鞭子，在那裡劈頭劈臉的亂打。那些做小買賣的，一霎時哄然四散，卻都閃在樹底下或是牆邊，都不肯走開去。

汪御史不知他們是什麼意思。少時，見他們又漸漸圍攏來了。

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歎道：「原來軍機大臣的威權，不過如此！」

少時，太陽漸漸的直了，蘇拉們都一個個跑到小吃擔子上買東西吃。有兩個給錢給少的，拉住了袖子不肯放他走的；有的把碗端了過去，錢也不給碗也不給，賣吃的人在那裡叫罵的，一時不能盡述。少時，一個紅頂花翎的慢吞吞的走出來，巴著門兒，對那賣冰糖葫蘆的招手。汪御史細細的一看，原來是陸大軍機。只見賣冰糖葫蘆的把一串冰糖葫蘆遞在陸大軍機手裡。

陸大軍機在身上掏出幾個錢來，給賣冰糖葫蘆的。看他拿著一串冰糖葫蘆，回過頭來四邊一望，早已三腳兩步的跨進軍機處去了。又是一個蘇拉，拿著銅錢在手心里數，又掉了兩個，毛腰撿起，跑到賣案團的擔上買了兩個案團，嘴裡還說：「你多攔糖，這是裡頭孫中堂吃的。」旁邊又一個蘇拉說道：「他一把的年紀，吃這個黏膩東西，回來不怕停食嗎？」買案團的蘇拉道：「麻花他又嚼不動，還是這個爛些。他現在餓的慌，停食不停食也就不能管了。」說著，托了案團去了。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歎道：「原來軍機大臣的飯食不過如此！」

一會兒，又是兩個蘇拉嘻嘻哈哈的在汪御史面前走過，一頭走一頭說道：「老塔呀，你剛才沒有聽見王爺埋怨孫中堂嗎？」

「那個蘇拉說：『為什麼事情要埋怨他呢？』」說是：「他上去的時候，有樁事回錯了話，碰了釘子下來，又給王爺埋怨了一場，你不看他臉上那種怪不好意思的樣子……」以下走遠了聽不清楚。汪御史心中又暗暗歎道：「原來軍機大臣的榮耀不過如此！」

心裡一頭想，不知不覺的走了出來。走到園門口，看見侍衛們在那裡閒談，一個道：「老玉，咱們那哈東頭，開了座羊肉鋪子，好齊整的餡子！咱們明兒在那裡鬧一壺吧。」那個叼著小煙袋，一聲不言語，這個就說：「你放心啊，不吃你的。」

那人方才把小煙袋攥在手裡，在牙齒縫裡迸出一口唾沫，吐在地下，說：「那倒不在乎此！」汪御史搶前了幾步，那邊又有兩個侍衛在那裡敬鼻煙呢。這個接過來，且不聞煙，把個炮針筒的磁壺翻來覆去，說：「這是寒江獨釣，可惜是右釣；要是左釣，就值了錢了。」

說完了這句，把煙磕了點在手心裡，用指頭黏著，望鼻子管裡送，接連便是幾個噴嚏。那個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算了吧！」

回來噙了肺，沒有地方貼膏藥。」那個把壺遞過去，嘴裡還說：

「好傢伙，好傢伙！包管是二百一包！」汪御史又搶前了幾步，便到空場上。跟班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。汪御史走過去，跟班的服侍著主人上了車，自己跨上車沿子。趕車的把鞭子一揮，那車便望來的那條路上，滔滔的去了。

汪御史在車子裡，心中感歎道：「方才看見軍機大臣的樣子，令我功名之念登時瓦解冰銷！」正在出神，車子已進了西直門，趕車的便問：「爺要上什麼地方去？還是回家？」汪御史道：「我要到浙江會館去拜個客。」趕車的聽了，便把車子望東趕去。不上二三里，就是正陽門。正陽門一條大路，車馬往來，自朝至暮，紛紛不絕。汪御史在車子裡忽然覺得車輪停了。探出頭來一望，原來是叉車。後來愈來愈多，把一條大路擠得水泄不通。汪御史十分著急。看見人家也有下車來買燒餅吃的，也有在車廂裡抽出書來看的，也有扯過馬褥子來蓋著睡覺的，無不神閒氣靜，汪御史也只得把心捺定了，在車裡呆呆的等。等到太陽沒有了，方才漸漸的疏通。汪御史看時候遲了，客也來不及拜了，便說：「回去吧。」

趕車的把車趕到家門口，汪御史進去了，脫去衣冠，太太便同他說道：「今天煤沒了，米也完了，跟班的和老媽子要支工錢。你明天要打算打算才好！」汪御史聽了，異常愁悶，便道：「太太，我何嘗不打算？偌大京城地面，像我們這麼樣的官兒，正不論千論萬。照這樣一年一年熬下去，實在有點煩難。就是我同衙門的幾位，光景和我相上下，除掉賣折子得那幾個斷命錢之外，還有什麼意外出息麼？」兩人說著，又相對唏噓了半日。太太忽然想起道：「你不是前天說，你有個堂房兄弟，進京引見來了？他是個闊人兒，可有什麼法子弄他幾個？」汪御史搖頭道：「那是我一脈之親，怎麼好意思去想他的錢財呢？」太太道：「現在家裡這個樣子，年